发愤临池，终成大家缘于此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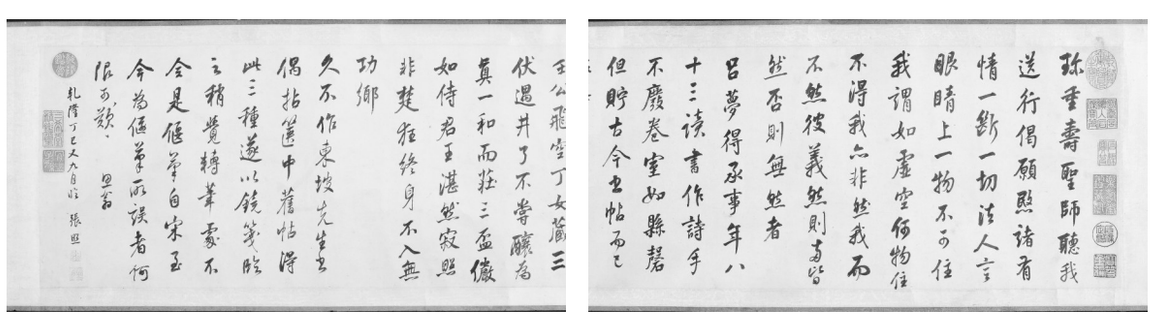
董其昌曾因楷书拙劣痛失榜首

本报记者 傅淞巍

国宝撷萃
GUOBAOXIECUI
辽宁日报与辽宁省博物馆联合策划

核心提示 辽宁省博物馆有两件展品与明代书画大家董其昌有关。鲜为人知的是，董其昌曾因在会试中楷书不合格而痛失榜首位置。作为鉴赏家，董其昌也曾收藏过赝品。清朝时，书法大家张照临摹董其昌，深受三位皇帝的喜爱，谥号“文敏”。

辽宁省博物馆展出的董其昌所书《行书东方朔答客难并自书诗卷》。(部分)



辽宁省博物馆展出的清朝张照书《临董其昌苏轼杂帖卷》。(部分)

康熙认为董其昌书法“天姿迥异”“非诸家所能及也”。乾隆评价张照书法“复有董之整，而无董之弱”。

史记 SHIJI

张照谥号“文敏”

省博物馆学术研究部主任董宝厚告诉记者，乾隆在位期间多次巡游各地，每至一处又必作诗刻于石上，历代帝王中，乾隆题词赐匾的癖可谓最大。但在乾隆时期由于帖学书法盛行，董其昌书风正劲，人们普遍不善写大字，而张照则大字、小楷及行书草书兼能，因此乾隆每到写大字匾额或抄录重要诗文及书画题跋时，多让张照来代笔。

乾隆十年正月，张照在为父奔丧路上去世，谥号“文敏”。董宝厚说，文敏是个极高的评价，结合其生平，有文章书法特别到位、且是领军人物之意。自元代以来，有三位谥号为“文敏”的书画家，一位是元代的赵孟頫，一位是清代的张照，再有一位就是张照长期效法的晚明书法大家董其昌。

张照去世后，乾隆惋惜不已，曾作诗评价张照的书法：“书有米之雄，而无米之略，复有董之整，而无董之弱，羲之后一个，舍照谁能若……”董宝厚说，从诗中可以看出，在董其昌书法依然风靡之时，乾隆认为张照的书法已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要比董其昌的书法更臻于完美了。

明末清初画家曾鲸、项谟合作绘制的董其昌像。

董其昌曾因考卷楷书不佳被“打脸”

晚明书画大家董其昌(1555年—1636年)的书画艺术备受瞩目。目前，除了辽宁省博物馆正在展出其作品外，上海博物馆也在举办“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”。

“董其昌是重量级人物，研究中国古代书画避不开他。他既是书画家，又是鉴赏家，还对书画艺术提出了许多颇具分量的理论见解，对明清两代乃至近现代中国书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。”辽宁省博物馆学术研究部主任董宝厚对记者说。

记者了解到，早年的董其昌对书法并不在行，书法甚至是其“短板”。董其昌在《画禅室随笔》中自述，17岁那年，他参加松江府会试，其答卷文采飞扬，论述得当，曾自负地表示：“榜首非我莫属。”但主考官是擅长书法的松江知府衷贞吉，阅卷时，他觉得董其昌的楷书拙劣，将其由第一名降至第二，受此事刺激，董其昌“自是始发愤临池矣”。

此后，董其昌以唐人颜真卿的书法为楷模，后又改学钟繇、王羲之的技法，十余年后功力大增。其在《容台集》中写道：“每旦必书千文一卷……纸成堆，墨成臼，书道安得不进乎”。

据《明史》记载，董其昌“天才俊逸，少负重名”，在科举和入仕上一度顺遂，万历二十六年(1598年)，董其昌担任皇长子朱常洛的老师，他根据史事随时对朱常洛进行启发诱导，皇长子每每报以会心的一瞥，史载“皇长子每目属之”。

然而在明朝晚期，国势衰颓，朝纲不振，奸臣当道，不少文人士大夫回乡隐遁，董其昌也选择了隐居。朱常洛即位后曾对董其昌委以重任，但还没等董其昌到任，朱常洛却突然离世，随后熹宗即位，魏忠贤专权，董其昌见“党祸酷烈”，便辞官离朝。辽博目前展出的《行书东方朔答客难并自书诗卷》中的《自书诗》，就是董其昌隐居时期的作品。

董宝厚介绍说，董其昌手书的《东方朔答客难》与《自书诗》本是两件作品，后被藏家装裱在一起，合并成一部作品，其中《自书诗》的落款上有时间，即崇祯元年(1628年)，当时的董其昌已经隐居。《东方朔答客难》上没有标注时间，有学者认为与《自书诗》的时间接近。“董其昌的《自书诗》因当时梅花异常开放而作。梅花本应在春天开放，那一年却出现了在八月份盛开的奇异现象，董其昌是否在诗中含有讽喻之义，尚待研究。”董宝厚说。

《答客难》为东方朔所做的名篇，东方朔是西汉辞赋家，言词敏捷，滑稽多智，《汉书》对其的记载是“朔虽诙笑，然时观察颜色，直言切谏”。《答客难》开头假托有一位过客诘问东方朔，讥其官微位卑而务修圣人之道不止，其后是东方朔的一番作答。他说西汉与战国时士人所处环境不同，遭遇自然迥异，但是士人修身乃是本分，不能因时而异。东方朔的《答客难》含有作者虽有才能但无从施展的郁闷感，那么董其昌在以行书书写《答客难》之时，是否也包含着这样的心绪呢？董宝厚表示，只能说有这个可能，但需有考证支持，因为书法家手书名篇是常有的现象，不见得与本人际遇一定相关。

据董宝厚介绍，《行书东方朔答客难并自书诗卷》曾在清宫内收藏，清末代皇帝溥仪以赏溥杰为名，将此卷连同其他名贵书画运出，后藏在长春伪满皇宫。1945年，此卷散佚民间，后为辽宁省文化局所获，1956年拨交东北博物馆(即今辽宁省博物馆)收藏。

一部明朝文人著的野史讲述董其昌另一面

董宝厚对记者说，董其昌名气大，影响大，但争议也不小，不少争议是《万历野获编》一书引发的。

《万历野获编》是明代文学家沈德符(1578年—1642年)所撰的史料笔记，上至朝廷治乱得失，下至文人学士的琐事逸闻都有所记载。该书记载，董其昌曾乘船来到苏州虎丘，邀请当地大收藏家韩世能的儿子、诗人韩古洲及沈德符，一同在船中晒藏品，彼此欣赏一下，议一议各件藏品的价值。

一件件藏品展示到晚上，董其昌亮出了自己最得意的宝贝：唐代书法大家颜真卿所书的《朱巨川告身》，称这本是其好友、著名隐士陈眉公的秘藏。“告身”是唐代中央政府颁授官职的委任状，《朱巨川告身》内容是任命朱巨川为大理评事兼任豪州钟离(今安徽凤阳)县令的文书。

这一藏品，令韩古洲“叹诧以为神物”，但沈德符却不以为然，加以细辨，认为小楷中的“中书侍郎开播”即是破绽，可证明其并非颜真卿真迹而是临摹的赝品，因为在唐代时还没有姓“开”的。

韩古洲替董其昌辩解说，这大概就是开姓的鼻祖吧？沈德符则不依不饶，称自从南宋时赵开在蜀地显赫，才将名氏拆分为两姓，出现开姓，“况中书侍郎为执政大臣，何不见之唐书？”所谓的“开播”，必是“关播”的误写，因造假者“临摹不通史册，偶讹笔为开字耳。”

繁体字的开为“開”，关为“關”，两字字形相近，而沈德符认为造假者对历史掌故不明，才是露出破绽的主因。沈德符提及的关播，确有其人，关播(719—797年)为三国名将关羽的后代，唐代名臣，曾任给事中、中书侍郎、宰相，与颜真卿是同时期人。《万历野获编》中说，在铁证面前，董其昌当场信服，只是希望顾虑一下陈眉公的名声，别将此事到处张扬。《万历野获编》还披露，此赝品后被一富有的徽商收藏，作者还不忘揶揄：“其开字之曾改与否，则不得而知矣。”

董宝厚说，《万历野获编》的上述描述，对董其昌的形象造成一定影响。不过，据《明史》记载，董其昌“精于品题，收藏家得片语只字以为重”。这样一位书画鉴藏大家、著名史学家、颜真卿书法的研习者，当时是否真的在“關”“開”上看走眼，有研究者持怀疑态度。

有研究者发现，虽然董其昌在船上展示的《朱巨川告身》原作已经失传，但在乾隆十二年(1747年)摹拓的《三希堂法帖》中，著录了《唐颜真卿朱巨川告身》，里面确有“给事中关播”的字样，写的是“關”，而不是“開”。

此外，《万历野获编》还记述，董其昌曾向韩古洲借杨羲的楷书《黄庭内景经》，进行摹拓，韩古洲怕董其昌借后不还，就“信手临写百余字”交给董其昌，董其昌爱不释手，将其刊刻编入《戏鸿堂帖》。董其昌《戏鸿堂帖》的明代刻本，现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，《黄庭内景经》的文字并非像沈德符所述的仅有“百余字”，而是有数百字。

针对这几件事，有研究者认为，《万历野获编》对董其昌的描述有不实乃至故意调侃、抹黑的成分，书中内容大多属于野史范畴，书名叫“野获”，实为史实与逸事相间，有些内容不可当作纯史料看待。

张照临摹董其昌而备受皇帝喜爱

董其昌的墨宝，在其生活的时代即已“名闻外国，尺素短札，流布人间，争购宝之”，到了清初，董其昌的书法艺术更受青睐。

董宝厚介绍说，康熙偏爱董其昌书法，认为其书法“天姿迥异”“非诸家所能及也”，将董其昌书法常列于座右，晨夕观赏，亲手临摹。上行下效，一时士子皆承董其昌书法的妍美、秀雅之风，整个朝廷内外“士子执管者，莫不习董”。

雍正的书法也是从学董其昌入手。到了乾隆年间，董其昌流美端庄的书风仍为书学正脉。而生活于康熙至乾隆年间、最得董其昌神髓的书法大家张照(1691年—1745年)，也受到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代清帝的推崇。

张照于康熙四十八年(1709年)考中进士，由于其与董其昌是老乡，同为江苏华亭(今上海松江)人，且是康熙极为信任的大臣高士奇的孙女婿，加之书法精湛，因而受到康熙的重视。

董宝厚告诉记者，张照的书法初学董其昌，后又参入颜真卿、苏轼、米芾等书法大家的技艺，而董其昌的书法即以颜真卿的书法为根底，参习米芾书法的字态，因而张照的书法尽得董其昌真髓，又有自身特色。康熙曾将张照的书法与董其昌、米芾并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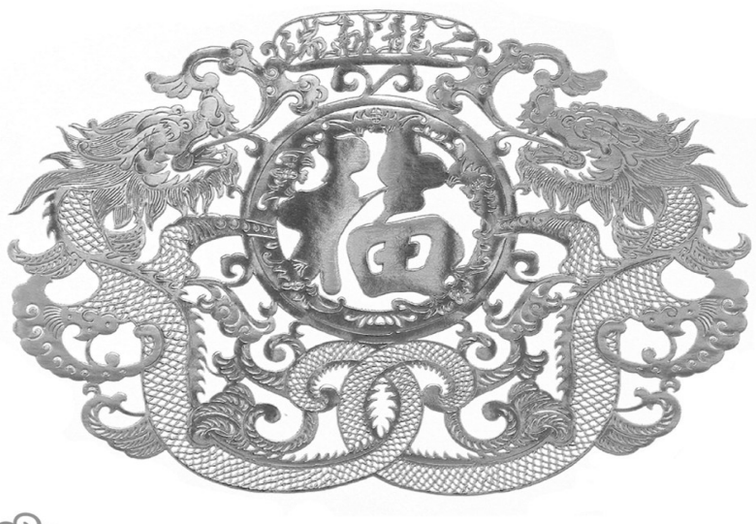
雍正三年(1725年)，张照写出《临董其昌书册页》，既有颜真卿、米芾书法的神韵，又保持着董其昌书法潇洒俊逸的特点。雍正因为张照“深通释典”且精通董其昌的书法艺术，对其大为赞赏。

乾隆时期张照更受器重，官至刑部尚书，与乾隆品酒论书之时，常常是研讨书法。据清代阮葵生所著《茶余客话》记述，张照曾因坠马摔伤右臂，恰逢百官进呈《落叶倡和诗》，张照不愿落空，遂用左手书写，居然凝和蕴藉，无一呆毫，“上大悦”。

董宝厚介绍说，目前辽宁省博物馆展出的张照《临董其昌苏轼杂帖卷》，书于乾隆二年(1737年)，苏轼的书法也是董其昌与张照共同研习的对象。

张照手书《临董其昌苏轼杂帖卷》时47岁，正值其书法技艺的巅峰期，此幅卷帖临董其昌所书苏轼《送寿圣聪长老偈》等五帖，内容是苏轼的一些格言、偈语等。董宝厚表示，《临董其昌苏轼杂帖卷》的原件，目前在著录及发表的存世董其昌作品中暂未查到，人们只能借助张照的这件临本来了解《临董其昌苏轼杂帖卷》的书法艺术了。张照的临本与董其昌的原本会有多大的差异呢？曾有后世书法家将张照的《临董其昌书栖真志书轴》与传世的董其昌所书的《栖真志书法》加以比照，认为张照的书法与董其昌的书法原件几乎难分轩轾。

(本文图片由辽宁省博物馆提供)

“讲文明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中国精神 中国形象 中国文化 中国表达
中国梦 CHINESE DREAM

金龙飞舞
华夏得福
中国网络电视台制 河北蔚县 焦新德剪纸